

精英文库 016 KLASICS

冷记忆 1

Cool Memories

Jean Baudrillard

[法]让·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李万文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冷 记 忆 1

Cool Memories:1980-1985

Jean Baudrillard

[法]让·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李万文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记忆 I / (法)波德里亚著;张新木,李万文译. —南

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8.12

(精典文库 / 周宪主编)

ISBN 978-7-305-05649-9

I. 冷… II. ①波… ②张… ③李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

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6830 号

Jean Baudrillard

Cool Memories

Copyright © 1987 by Editions Galilée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 NJUP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Galilée

Through Garance Sun SARL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07-076 号

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
网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
出版人 左健

书 名 冷记忆 I

著 者 (法)让·波德里亚

译 者 张新木 李万文

责任编辑 杨全强

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
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
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10.25 字数 186 千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

ISBN 978-7-305-05649-9

定 价 2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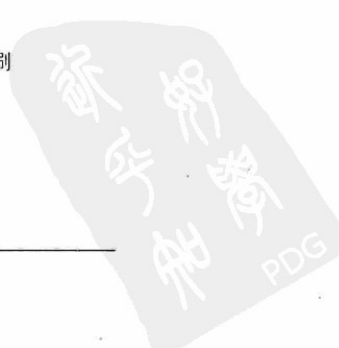
发行热线 025-83592169 025-83592317

电子邮箱 sales@press.nju.edu.cn(销售部)

nupress1@public1.ptt.js.cn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取得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1980年10月	1
1981年10月	57
1982年10月	99
1983年10月	167
1984年10月	241

1 9 8 0 年 1 0 月

The first day of the rest of your life. ①

① 英语,译为:你的生命剩余的第一天。

沙漠和加利福尼亚的耀眼景致形成的最初冲击已成过去，然而理性地说，世上是否存在比之更加美丽的东西呢？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那么，应该想到，once in my life^①，我曾经见过一个最美丽的地方，今后将再也见不着。我同样会理性地想，我曾经遇到一位美丽女子：其美貌令我震惊至极，而失去她又让我伤心之至。同样类型的事件发生第二次就更让人难以置信。毕竟，这类事件的新鲜感和纯真感将消失不再。我同样也可能想到，我曾经写过一本或两本佳作，今后却永远也写不出。事情做过了，它就这样了。第二次感悟要歪曲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。

我生命的剩余就从这里开始。

而剩余的就是额外赋予你的，让日后命运中的任何事物优雅地或讨厌地展开，其中不乏某种魅力和一种独特的自由。

^① 英语，意为“在我一生中有一次”。

人总是可以对自己说，生命剩余的第一天不是明天，而是后天。不是这个面孔，不是这个风景，而恰恰是日后的那一个。这样，十三点仍然是一点，而且总是那唯一的钟点^①。

世界的秩序总归有其道理，这就是上帝的判决。上帝走了，但他却留下了他的判决。就像那只切斯特郡的猫^②，在其身后留下了它的微笑。

忧郁如同生活的欢乐，被派上同样的用场——谁又幸福地生活着呢？生灵和事物一样，自然都会衰竭，只有通过超凡的努力才会出现些许幸福。在这种努力中，正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用场，而这种用场更加适合于事物的退化。

^① 见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内瓦尔(Gérard de Nerval, 1808—1855)《阿尔特弥斯》中的第一句诗：“十三点钟到了，这还是一点钟。”表示时间虽然过去，但事情才回到了原来的状态。

^② 切斯特郡的猫(Chat de Chester)，英国作家路易斯·卡罗尔(Lewis Carroll, 1832—1898)怪异小说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中的人物。这只猫可以随心所欲地出现或者消失，给人留下令人担忧的微笑。

存在一种对辩证法的怀旧，在本雅明和阿多诺身上就体现了这一点。最巧妙的辩证法总是在怀旧中结束。相反，在更深层次上（在本雅明和阿多诺自己身上），隐藏着一种对体系的忧郁，一种无法医治的忧郁，它对辩证法具有耐药性。如今，在经历了各种讽刺性透明的形式后，占据上风的正是这种忧郁。

真相就是人们必须尽快摆脱的东西，必须将它传染给别人。就像疾病一样，这是治愈疾病的唯一方法。谁保留着真相，谁就是输家。

无论如何，我们注定要处在社会的昏迷中，政治的昏迷中，历史的昏迷中。我们注定要走向麻醉性消亡，在麻醉状态中衰落。那么，我们宁愿感受自身的死亡，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下痉挛，也不情愿像灵媒虚物那样消失，即使是接种免疫了，也将不会有人回顾它们，给自己制造恐怖。

人们从来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所诱惑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没有一种感觉能带来这般的真切。某种

东西奉献给了你，一蹴而就，不得申诉——让你忘却可恶的心理工作，我们被迫从事这个工作，比从事社会工作更加肯定，你还必须活着进入完全的宽恕。

在一部黄色影片的拍摄中，其中一位姑娘应付着所有的造型，面部表情却毫无变化——金黄的头发，围着黑色丝绒围脖。她那无动于衷的表情特具诱惑力。

在纵欲欢乐中，一个男人贴着那个女人的耳朵低声问：What are you doing after the orgy?^①

神秘的并不是那个诱惑的形象，而是被自己的欲望或被自己的形象所折磨的主体的形象。

死亡也会因自己的不在场而光彩夺目。

① 英语，意为“纵乐之后你将做什么？”

一种神奇而又迷人的运动性，一种空间的敏捷动作：猫。

任何诱惑都是猫一般地轻盈。就好像外表开始自己运作起来，不费力气就能前后连贯。

外表的轻盈。那里不会爆发任何事情，一切都会前后连贯。因为轻盈就是身体和运动之间的最佳连贯。

与其喜欢享受性欲的女人，还不如喜欢那些假装享受快感的女人。后者在快乐的游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保持着某种贞操，因为她们会对强奸献殷勤。

深度也不再是以前的深度。如果说十九世纪见证了一个长期的工作，即为了获得意义而毁坏了外表，而二十世纪紧随其后的，却是对意义的同样巨大的毁灭工作……对谁有利呢？我们不再享受外表，也不再享受意义。

拉康^①说得有道理：语言并不指示意义，它就在那里，处在意

① 拉康(Jacques Lacan, 1901—1981), 法国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。

义的位置上。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,这不是结构的效应,而是诱惑的结果。并不是有一条规约能指游戏的法则,而是有一条安排外表游戏的规则。然而这一切也许说的是一码事。

当事物达到如此清晰的顶峰时,即达到可以自行解决的地步时,那么它就突然变得难以理解,难以把握了。

有些文化只是对其起源充满想象,而对其终结却毫无想象。

还有一些文化被萦绕在两种想象之间。

另外两种形象的情况是可能的:一种是只对其终结具有想象——我们的文化——另一种既非起源的想象也非终结的想象——正在到来的文化。

革命,包括欲望的革命,它不会宽恕那些视革命已经完成的人,倒是会原谅那些与革命作斗争的人。因此,并不是革命把我变成一个女人。此时此地,我应该热切地支持女人性(féminité)的立场。然而在女权主义者看来,这么做是不可饶恕的。因为这种立场在导致梦寐以求的整个女人性中,要比妇女的立场更为女性化。

在我们之间现行的性别混乱中，保持自己的性别几乎是一个奇迹(爱弥儿^①)。

有一些女人像是历史的事件：她们像事件一样，第一次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，而她们又拥有二次生存的权利，如同一出闹剧。诱惑的事件，心理的闹剧。激情的事件，丧事的闹剧。

幸亏也有相反的情况。你无疑有过二次生存的机会，曾经生活在你所认识的那些女人的精神中，但这是忧伤的闹剧。

只需一个区别，只需一个充满无意识仇恨的一个词，便知道这已经结束。然而，必须完成整个过程，并进行到底，包括所有的爱情突变和心理曲折。这一切没有其他的意义，只能将决裂的闪电般意义带给第一瞬间。

这就是我们心理的悲怆：起初，一切都在那里，在一个表情里，在一个手势里，然后却要竭尽其中的后果。但是，这段故事并不能改变其中的任何东西。这一切只能给众神提供时间的景观。当从前的事情进展正常，并已草草完成时，心理仅仅是一种话语的痉挛。

① 见卢梭(Jean-Jacques Rousseau, 1712—1778)的《爱弥儿》(或《论教育》)。

哲学、心理学与他人同时死亡，与他人的欲望同时死亡。只有其概念的空白符号仍在精神拟像的天空中闪光，在我们大都市那荒诞玄学的舒适天空中闪闪发光。

乌尔比诺、古比奥、芒杜^①。

这些低矮的门很美，它们通向一连串的大厅，从连串的大厅到纵向深处，一律都是规整的长方形。强烈的色情味，源于这个建筑的几何和等级规则。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，空间颇具色情味。虽然没有性；但从诱惑的理想性中透出一种性别差异，一种事物二元性的巧妙的和美学的昭示，在性的摩尼教^②式暴力闯入之前，这是一种革新、一种惊喜。

真实在今天不再害怕它的复体(罗塞^③)：它只受到其本身愚

① 乌尔比诺(Urbino)、古比奥(Gubbio)、芒杜(Mantoue)，意大利的三座城市。

② 摩尼教(manichéisme)，发源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，它是建立在严格的善恶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宗教。

③ 克莱芒·罗塞(Clément Rosset, 1939——)，法国当代哲学家。著有《真实与复体》。

蠢行为的威胁。

捐赠(过分道德化、过分基督化)

花销(过分浪漫、过分出格、过分美学化)

欲望(过分强劲、过分压抑、过分解放)

债务(什么都不能赎买——过分宗教化)

所有革命性分析的空想都围绕着上述四个“概念”^①展开,并且相互印证。

还有一些更为自相矛盾的异端邪说。如主权(巴塔耶^②),残酷(阿尔托^③),拟像(克洛索夫斯基^④)等。诱惑。

这是阿兹特克^⑤神话之美:众神通过自身的死亡——孕育了

① 这四个“概念”(Don, Dépense, Désir, Dette)在法语中都以字母“D”开始,“上帝”(Dieu)这个词也以字母“D”开始,作者以此隐喻这些概念的宗教色彩。

② 乔治·巴塔耶(Gorges Bataille, 1897—1962),法国评论家、思想家与作家。他博学多识,思想庞杂,作品涉及哲学、伦理学、神学、文学等一切领域禁区,颇具反叛精神。作品有《文学与痛苦》、《被诅咒的部分》等。

③ 安托南·阿尔托(Antonin Artaud, 1896—1948),法国戏剧理论家、演员及诗人。法国反戏剧理论的创始人。其内心历险和“残酷戏剧”的构想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。

④ 皮埃尔·克洛索夫斯基(Pierre Klossowski, 1905—2001),法国作家。他出生在巴黎的一个波兰裔贵族家庭,后来成为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家、批评家兼画家。

⑤ 阿兹特克人(Azèque),美洲印第安部族,主要生活在墨西哥境内。

光明、星星、天空、大地和众生。

正像瓜拉奇人^①大迁徙,在近乎自杀性狂热中,将过剩的人口带向大洋的边界,让他们在那里消失。这样,分析也将众多概念带向绝对可逆性的临界点,直至海洋形式的解决方式,其令人眩晕的隐喻特性将这些概念吸收干净。

热切的和温柔的和巧妙的:做爱前的身体。

清新的和温柔的和柔顺的:诱惑的肉体。

运动的和强烈的和形上的:面孔的形状。

柔软的和疲乏的和巧妙的:做爱后的身体。

原先是极地的和轴心的,现在变成轨道的和核心的

原先是历史的和遗传的,现在变成策略的和传媒的

原先是透视的和关联的,现在变成触觉的和衰退的

原先是结果的和原因的,现在变成随机的

等等,等等……

^① 瓜拉奇人(Guayaki),南美巴拉圭境内的印第安人。

分析属于意义冻结的巨大程序的一部分。面对理论在其剖析与透明化操作中的联合,理论的竞争完全是次要的。无论分析什么,无论以什么方式分析,都有助于荒漠形式和冷漠形式的旋进运动。

幸运的是,愚蠢成了参照项(référent)的庇护地,也是意义的坚不可摧的避难所。不幸的是,就连这个根本的愚蠢本身也仅仅是一个化石的怪物。谁相信意义,谁就会因意义而死,或被埋在表象的讽刺中。

设想一次聚会,每个人将他认识的最愚蠢的人带来参加。谁做出最愚蠢的事,谁就将获胜。一场冒险的赌博。因为蠢事永远是不确定的。一个聪明人在晚会上说出一句蠢话,一个愚笨的人做出一个明智之举,或保持缄默,这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这样反倒让带他来的人置于一种滑稽的角色中。那个把别人带来的人不再是人们想象的那个人。智慧将对愚蠢进行思考,从而忘记了这一点,即任何品质走到极端,都会走向其反面。就像剪刀、纸页和纸张^①的游戏,总是循环地将优势带到劣势的位置。当愚蠢被提升到X次方时,它将挫败智慧,给智慧以恰当的打击。愚蠢本来是被人召

① 相当于中国“锤子、剪刀、布”的游戏,最高的总是能被最低的压倒。